



亞洲的聲音

米·土尔松—查德著

張孟恢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亞 洲 的 聲 音

米·土尔松—查德著

張 孟 恢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88 字数 25,000 开本 787×940 耗 $\frac{1}{32}$ 印张 2 插页 1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定价 (4) 0.21元



作者像

目 次

亞洲的聲音·····	1
印度歌謠·····	13
西方客·····	21
恆河·····	32
水上花園·····	37
兩條道路·····	40
在苦難與幸福之間·····	46
檸檬·····	50
塔吉克的河流·····	52
移民·····	55
譯後記·····	59

亞洲的聲音

亞洲的聲音傳向你們，——

這是我們亞洲人在發言，

這是大海的波濤在咆哮，

這是我們的自由在飛奔。

我們的亞洲已經覺醒了，

為友誼與真理展開了鬥爭，

象一只認得了自由的鳥兒，

她歡躍的心兒在馳騁。

請想想哈費茲^①的詩句：

黑夜里我們在大海中漂浮，

我們羨慕人們安居陸上，

嚐不到我們的痛苦……

如今我們不羨慕任何人，

① 14世紀波斯抒情詩人。——譯者。

我們不会沒入汹涌的深淵，
我們忠实的朋友遍布世界，
男男女女都是我們的伙伴。
我們不怕风暴，不怕濃霧，
人們幫助我們好似兄弟，
亞洲大陆首先为自由挺起身子，
亞洲大陆要永远生活下去！
黑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但今天我們还不能遺忘，
不，那不是生活宴席上的酒杯声音，
那是脚鐐手铐的悽慘的音响。
* 风俗、习惯、观点，
毗鄰的民族都很相近，
但命运分开了鄰人，
象兩只并列的炯炯的眼睛。
現在我們拥有許多花园，
园里的果实也有弟兄的情分，
我們共享着幸福，
我們也把劳动同分。
黑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如今不是中国暴君的奴隶时代，
不是憤怒的印度受難的时代，
印度在战斗与苦難里已經成長起来，
不是印度尼西亞流泪的时代，
印度尼西亞不再抱長久而徒然的幻想，
为一块不值錢的破布，
为一小撮充飢的米糧。
今天强盜們的公司已經倒台，
殖民地的鎖鏈在大海里生鏽，
緬甸的花朵越开越艳，
人們在錫蘭呼吸也更輕松。
亞洲啊，你好似年輕的母亲，
你一天天强壯，一天天燦爛，
不过，我心头还記得
我在汉口參觀过的博物館。
斗争曾經在那块土地上展开，
神圣的自由在斗争中贏得了胜利，
我在汉口的博物館內，
看見了往日中国的恐怖和阴森。
我忘不了失去人性的宪兵，

忘不了这些石雕的人象，
我忘不了拷打的器械，
忘不了那可恶的手铐与足镣，
我忘不了那满是补丁的大褂，
那铁窗里面杀人的监牢，
那对待逃犯的斧头和夹棍，
那对待倔强人的足枷与刺刀。
我不会忘记古老的犁头，
黑夜里嚎啕痛哭的农妇，
我不会忘记一颗农民的心，
被刽子手血淋淋地挖出胸脯。
看见这早已过去的苦难，
象坠进卖国与镇压的梦境。
我见过一位农民的女儿，
野兽们折磨她，用熬汤的苦刑。
但是这年轻的姑娘没有死，
人们啊，你们可想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姑娘说着这样的话，
从死中复活，战胜了死神：
“我活着，因为我的祖国

飲了起死回生的泉水，
我在遍地的麥穗中歌唱，
我在我們的米糧中歌唱，
我在農家的宴會上歌唱，
我在这神奇和古老的大地上歌唱，
我是覺醒了的亞洲的聲音，
我是自由的中国鄉村的歌，
我是強健的碼頭工人的歌，——
絞車和起重機响着我的聲音，
歌兒登上船，乘風破浪，
向遙遠的國度運去我們的米糧！”
古老的亞洲有許多傳說，
亞洲保存着許多歌，
尼羅河同他的非洲黑大姊，
向我們敘述編年史的故事。
他自古就流過埃及的土地，
映照着這蒼蒼白髮的聖者的形象，
他用冰涼的臉緊貼着
這滾燙的沙原的胸膛。
這裡跳動着巨人的善良的心，

但你敢动他一下，你会吓得跑开。
淳朴的农民向他祝贺，
把一段颂诗写上了山岩：
“如果尼罗河波涛滚滚，
给我们的田地送来水源，
农民会丰衣足食，
我们要庆贺丰收。
尼罗河啊，给我们财富吧，
你要象母亲养育你的孩子！”
没有尼罗河埃及不能生活，
没有尼罗河自由不能生活。
在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刻，
或者在痛苦难熬的荒年，
亲爱的尼罗河流水滔滔，
埃及人同他谈吐自己的心愿。
母亲们向尼罗河叩拜，
把孩子领到尼罗河边，
她们向尼罗河祷告，
祈求的声音又感激又颤抖；
她们愿她们的孩子，

象永远年轻强健的尼罗河一样，
有一颗纯洁的心灵，
取得澎湃的、自豪的力量。
阿斯旺拦河大坝，
叫幸福的尼罗河水升高，
它给炎热的沙原带来自由，
带来青草的喧嚷，孩子的笑。
难怪阿拉伯人的村子，
名字叫做解放，
那是摆开苦难的村子，
是新日子与新生活的降生。
沙蒂^① 向庄稼人说：
“你要远远搬走你的帐幕，
因为你的花园遭到抢夺，
园里花儿凋谢，木叶零落……”
如今，东方的儿子
不许外人抢夺他的花园，
他把帐幕搭在自己家里，

① 13世纪波斯诗人，“玫瑰园”的作者。——译者。

这世代相傳的花园他要掌管。
獅身人面的謎已經清楚，
象晨光照耀的开朗的天空，
現在我們已經人人知道，
这古远的秘密就是自由。
它放出意志的閃电，
它命令天穹燃燒，
“必須生活，必須自由地生活！”
苏彝士的河水向我們宣告。
为了活，整个东方发出了最强音，
籠罩着昂揚振奋的情緒，
为了活，从各个不同的国度，
代表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德里，
为了活，人們希望會見，
虽然語言不同，見解相異，
为了活，印度女人的手上，
端来了点着蠟燭的圣灯，
为了活，芬芳的蘆荳
在艳丽的香爐里繚繞着輕烟，
为了活，到处揚起了歌声，

过去与未来在歌中汇成一片，
为了活，印度的孩子們
向我們送来玩具与花环，
他們說：既然你們曾經当过孩子，
請你們保卫我們的童年！……
我同尼罗河談話，同恆河談話，
东方的語言我永远感到亲近，
我傾听泥土的柔軟的心，
我傾听石头的冷酷的心，
我傾听河流輕歌曼舞，
我傾听碧綠的水流喃喃，
这是吉沙尔^①的村庄里的事，
朋友啊，我正是从那儿来到你們这里！
我想起故乡美丽的山峯，
积着終年不化的白雪，
我想起河水一瀉千里，
翻吐的泡沫象一片銀波。
我們的庄稼地好似一面絨氈，

① 吉沙尔是塔吉克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譯者。

垂柳在水庫旁低彎着腰肢，
在我們親愛的吉沙爾的村莊上，
昇起了光明和幸福的旭日。
我們的祖先從未有過這樣的夢想，
這樣的幸福也從來不曾夢見，
這幸福如今向我們的孩子走來了，
他們已經得了幸福，永遠，永遠……
這裡家家戶戶閃耀着電燈，
這裡是永不暗淡的東方色調，
夏天夜晚，在收音機旁邊，
年輕人跳起了亞洲的舞蹈。
每天夜晚，流水掛着金星勳章，
向宇宙低吟着自己的歌，
好象一只快腳的野鹿。
我的河從這兒的石灘上跳過，
我愛這湍急的河流，
我聽過它好多好多的聲音，
它的歌聲滔滔不絕，
我聽見了亞洲的聲音，強大的聲音。
這條河隨時隨地同我一起，

在我身旁歌唱，在我身旁斗争，
如果你們去听亞洲的長江大河，
你們也会听见它的声音。
在它那美丽的河濱地方，
在我降生的村庄上，
我的声音第一次觉醒过来，
象歌唱的鳥儿到处飞翔，
它要同亞洲的声音汇合，
它要在亲爱的人民的心間筑巢，
它要叫塔吉克的話語，
一次又一次冲上云霄。
每一个有力量的强者，
都能把最軟弱的人战胜，
为了夺取財物和国家，
而用暴力去威胁隣人；
龐大的鯨魚能吞下
永远也数不清的魚羣，
千千万万条河流
也能把无底的海洋喝尽，
但是，要摧毀人們的意志和灵魂，

阻擋他們高歌猛进，奔向自由，
这样的力量我們还不知道，
这样的力量在大自然里也不会有。
新的力量湧起来了，
从恆河到尼罗河流水奔騰，
这是亞洲的血液在汹涌，
每一滴都发出了呼声。

1956 年